

ANATOMY OF A MAN IN LOVE

忽悠
黄版
与
友版
忽悠

黄颜
艾友友
○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黄版忽悠与友版忽悠

黄 颜 艾友友/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黄颜, 艾友友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黄版忽悠与友版忽悠/黄颜, 艾友友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 8

ISBN 978-7-5470-0115-8

I. 黄… II. ①黄… ②艾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1938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8mm × 230mm

字数: 167千字

印张: 15

出版时间: 2009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 张冬梅

封面设计: 红十月设计室

版式设计: 徐春迎

责任校对: 于凌涛

ISBN 978-7-5470-0115-8

定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—23284386

传真: 024—232844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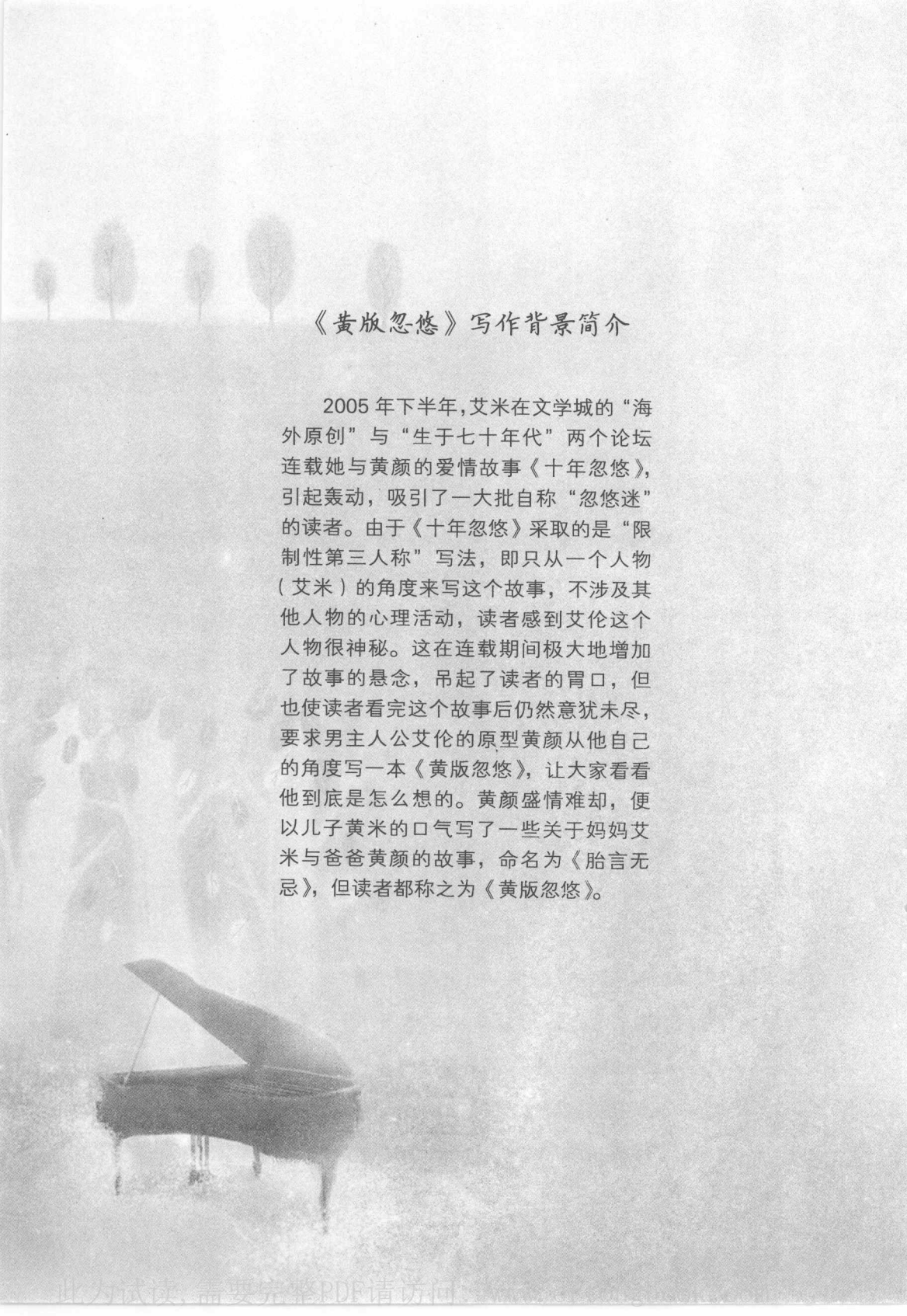
E — 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A misty, monochromatic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a grand piano sits on a path, its lid open. Behind it, a dense forest of trees is shrouded in mist. In the far distance, a line of five trees stands on a horizon.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.

黄版忽悠

作者：黄颜



《黄版忽悠》写作背景简介

2005年下半年,艾米在文学城的“海外原创”与“生于七十年代”两个论坛连载她与黄颜的爱情故事《十年忽悠》,引起轰动,吸引了一大批自称“忽悠迷”的读者。由于《十年忽悠》采取的是“限制性第三人称”写法,即只从一个人物(艾米)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,不涉及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,读者感到艾伦这个人物很神秘。这在连载期间极大地增加了故事的悬念,吊起了读者的胃口,但也使读者看完这个故事后仍然意犹未尽,要求男主人公艾伦的原型黄颜从他自己的角度写一本《黄版忽悠》,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黄颜盛情难却,便以儿子黄米的口气写了一些关于妈妈艾米与爸爸黄颜的故事,命名为《胎言无忌》,但读者都称之为《黄版忽悠》。

黄版忽悠（序）

我的名字叫“黄米”，听说我这名字是我老爸老妈的网友为我起的，大概是按照张学友的歌曲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》所讲述的原则，用我老爸的网姓和我老妈的网名成就的一个故事。我自己就无所谓了，名字嘛，不就是一个代号吗？既然我老爸那个老封建都不在乎我用不用他的姓，我就更不在乎了。

我把“童言无忌”这个成语篡改了一下，因为我还不是“童”，还在老妈的肚肚里，只能称为“胎儿”，我说的话“当盐”（当然）是“胎言”。儿童都可以乱说话，胎儿“当盐”就更可以乱说话了。我码的都是黄的东西，米的东西，如果你看不得黄，见不得米，就不用撞进来受罪了。

篡改成语这一点是跟我妈学的，她从小就爱乱用成语，比如她总是把“措手不及”说成“借手不及”，把“吹毛求疵”说成“吹毛求屁”，把“卿卿我我”说成“唧唧窝窝”。还有很多，枚不胜数。“枚不胜数”也是我妈篡改过的成语，正确说法应该是“不胜枚举”。

我爸爸把我妈这一套全都学来了，也爱篡改成语，明明是“初为人父”，他偏要说成“初为文父”，好像我是什么令他“害丑”（害羞）的东西，需要他藏藏掖掖一样。我很不开心，所以那天晚上他来敲我的门的时候，我就踢他几脚：“干什么呀？本胎正在睡觉，你在那里撞来撞去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”

我老爸他吓得要命，战战兢兢地问我妈：“孩儿他妈，我儿好像不大高兴呢，我看我们是不是就不做了？”

我老妈正在兴头上，听我老爸这样说，就一百个不高兴：“自己不行就是了，凭什么怪到我儿头上？我宝宝是个‘好鞋子’，肯定不会阻拦我们 happy 的啦！”

我老爸是K市人，所以我不是他唯一的“孩子”，他的“孩子”一大堆。“当盐”我老妈的“孩子”更多，两大堆，一堆是高跟的，一堆是平跟的。有了我之后，我老爸就不让我老妈穿高跟的那一堆，说怕把我摔掉了。但我老妈总是笑我老爸，说他是害怕别人说他太矮，因为我老妈有一米六八，我老爸只有一米七九，号称一米八。

老爸什么都不怕，就怕我老妈说他“不行”，所以他就对我说声：“对不起了，儿子，老爸又来敲门了。”就咚咚地敲起来，一直敲到我妈叫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行了”才罢休。

不好意思，我跟我老爸一样，码字爱扯闲篇，一扯就扯到爪哇国去了。“咸”话少说，书“柜”正“转”，我这篇《胎言无忌》写的都是我爹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反正知傻们说了，只要是他们两个的破事，她们都爱看。我妈也许过愿，说要“烤”问我老爸之后，写个什么《屈打成招》。

我妈的烤肉功夫一流，但“烤”问功夫一般。凭她那点手段，我老爸肯定不会老老实实招供，不如我来代笔。虽然我不是我老爸肚子里的蛔虫，但我曾经是他身体里的精虫，比蛔虫资深，卧底多年，我老爸的那一本“精”我还不知道？

当然你要对我的资深提出怀疑，说小蝌蚪只能存活X分Y秒钟，你怎

么可能知道你老爸那么多年之前的事？

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我们小蝌蚪有自己传递信息的绝招，你要称为“迷信”也行，你要称为“集体无意识”也行。反正你看我码的字只是为了在资本家的眼皮子底下磨个洋工，就不必那么科学那么严谨了。

郑重声明一下，我这个故事从蝌蚪的角度来码，绝对没有“重精轻卵”的意思，主要是我老妈已经从她的角度码过了，我没道理再重复一遍她的一面之辞，所以我主要写《十年忽悠》里没写到的东西，算是《屈打成招》色情版。

本胎事务繁忙，不能一日一帖，也不定能写多少集，抱个歉先。

黄版忽悠（1）

我老爸老妈昨天终于“昏”了，他们两个是办“学习班”给办昏的，因为他们想赶在父亲节前“昏”掉，所以他们不愿等三天，宁愿办“学习班”。他们一边在那里学习如何解决婚姻纠纷、如何解决财产纠纷、如何尽抚养孩子的职责和义务，一边在那里眉来眼去，互相挑逗，只盼快快拿到“执照”，回家去解决他们的“床上纠纷”。

学了三四个小时，终于拿到了“结婚执照”，我当场就为他们跳了一通撅屁股舞以示庆贺。

撅屁股是我的拿手好戏，不管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都是一撅。连每次我妈上完厕所，我都要借机伸个懒腰，把屁股撅它一撅。她的肚肚就变得绷硬，摸上去像个充足了气的大篮球。

我妈问我爸：“憨包子，别人的孩子都是举手举脚，为什么你的儿子爱撅屁股？难道真的是踏你的代，又是一个憨包子？”

我老爸说：“是踏你的代，因为你是个翘屁股。”

我老妈问：“我们这也算是奉子成婚吧？”

我老爸眉飞色舞：“艾米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被人搞大了肚子？”

我妈一撅嘴，我就撅屁股，表示抗议：“老爸呀，你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说话这么粗俗呢？”

不过我老妈很快就把撅着的嘴 disperse 了，因为她想到我老爸背了这

许久“银样镗枪头”“lazy swimmer”的黑锅，好不容易摘掉帽子，高兴糊涂了，粗俗就粗俗吧，咱自己高雅就行了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

说来我也算历史悠久了，去年的感恩节，他们两个一个从中国飞回加拿大，另一个从美国飞到多伦多。两个家伙坐在飞机上，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仿佛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去参加什么学术会议似的。其实他们两个是真正的身怀鬼胎——一个揣着几亿个蝌蚪，另一个揣着一个肥肥的 egg，从东西两半球飞向加拿大，要在那里上演一出科教片：How Sperm Meets the Egg。

听说父母双方生活的地方相隔越远，水土越不一样，他们做出的孩子就越强壮。我老爸他真是太聪明了，无事生非地跑到中国去，跟我妈隔在两个半球，然后再从那里绕回来跟我妈见面，岂不就把父母双方生活的地方弄远了吗？在地球上，这也就是最远的距离了吧？

所以从地理位置上讲，我也算是一个中国蝌蚪与一个美国 egg 的结晶了。如果不是考虑到题目太长了会被截断，我这篇就要命名为：How a Chinese Sperm Meets an American Egg。用这个做题目，我保证会有人爱看，谁不想知道是哪个 guy 有这么远的射程？简直就像是洲际导弹。

我老爸早一天到多伦多，这都是他的诡计，他利用这一天，把他那个色情陷阱布置了一番，弄得像婚房一样。他还特别跑去给我妈买睡衣，想买一件跟他们以前幽会时我妈经常穿的那件一样，有很多很多扣子的。但他跑了很多地方，都没看见那种，只好买了一件吊带的睡裙，外面是同一质地的浴袍。

那晚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床上，想象我妈穿上那件睡衣，惨不忍睹，

上面刚刚可以遮住包包，下面仅仅可以盖住屁股，一不注意就会泄露春光。他为自己的阴谋洋洋得意，一不留神，就把自己搞得蠢蠢欲动。他激动不打紧，可怜我的一些“前蝌”们就糊里糊涂地送了命。

我称它们为“前蝌”而不是“前辈”，因为它们从辈份上讲并不比我高，只不过早几天为“博”捐躯而已。

算我命大，没跟着那些“前蝌”被我老爸在革命即将成功的前夜用手枪给处决了，不然你哪里还有机会看到我这篇大作？

我爸虽然在做着勾引我妈的准备，但他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，不知道我妈又在捣什么鬼，会不会把他忽悠回来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憋包子，你当真了？跟你开玩笑的，叫你回来只是想看看我的威力大不大——哪里知道你真的从中国跑回来了，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傻的人吗？”

我老爸是个死要面子的人，所以他先就对我妈讲了，他回加拿大是因为有个 meeting。狡猾吧？他不说是 conference，而说 meeting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如果我妈是在跟他开玩笑，他就说是回来“开会”的，大家朋友一场，聚一起叙叙旧。如果我妈是来跟他幽会的呢，那他就可以说是专门来 meeting 我妈的。

他去机场接我妈的时候，去早了，在那里站了很久，老以为我妈不来了。最后终于看见我妈拖着个小旅行箱走过来了。他心情无比“激动”，我跟兄弟们看到一个大 egg 向我们走来，也无比“激动”，在他身体里面乱蹦乱跳，冲到发射器里，聚会庆祝。我爸急中生智，把手里拿着的大衣穿上，总算没有露出马“脚”来。

我妈那个憋包子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些卧底在干什么，她也没看见“马

脚”，她只看见那个她朝思暮想的男人，泥塑木雕地站在那里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。她向他奔跑了一段，就慢下来，怯怯地走过来，对我爸说：“我——长大了，知道什么是爱情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

我们一听，又是一阵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：“伙计们，今晚有戏了，憋足了劲，冲锋陷阵，最先占领阵地的，有赏了！”

我老爸听了我老妈的话，心里就甭提多得意了，只想当场就把我妈搂住了，把十年的啃都补回来。不过他怕我老妈在忽悠他，就先下手为强，把我妈忽悠了一通，一直到我妈哭起来了，他才吓怕了，生怕我妈一气之下就跑回美国去了。他赶快抓住我妈的手，牵着她往车里走。可怜我妈一个无知少女，就这样上了一个色狼的车。

我老爸一手开车，一手握着我妈的手，轻轻地捏。我们都急得嚷嚷：“老黄，还客气个什么？把她载到一个没人的去处，快刀斩乱麻地正法得了。”

我老爸说：“你们就会出馊主意，我现在还没拿稳她到底是个十马态度，就胡乱下手？你们是想叫我犯法，是不？我警告你们啊，再这样胡闹，我把你们——全部解决掉。”

我们都不敢胡闹了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。

那天晚上，他们两个你忽悠我，我忽悠你，那个过程我就不用码了，看过《十年忽悠》的人都知道。那时我们几亿哥们早就等不及了，都吆喝道：“老黄，还在那里啰唆什么？你等得，我们是等不得了。对面就有一颗大egg，弟兄们，为了党国的利益，冲啊，谁先攻进去谁就修成正果了！”

最后我老爸终于勾得我老妈换上了那件有很多扣子的旧睡衣，把她抱来放在床上，我们又在里面闹闹嚷嚷，但我老爸还在那里慢慢解那些扣子。

如果是在从前呢，那就是他在 enjoy 那种期待的乐趣。不过这一次，我敢担保，他是心里发虚，好多年没真刀真枪地上过阵了，虽说自己 debug 自己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但这可是两码事。

打仗这事，不管事前的 practice 做得多好，真的上阵的时候，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。他知道不用担心“阳痿不举”，因为他早就举得不耐烦了，也不用担心“举而不坚”，因为他坚得快要断掉了，他只担心“坚而不久”，或者“见花就泄”，那就丢大人了，performance 的 straight A 就肯定断送掉了。

当然他这些杞国男人的想法，我的老妈一无所知，因为我妈是杞国的女人，正在忧她自己的天呢。她也是很多年没有真刀真枪地上过阵了，连我老爸都不如，我老爸至少还自己操练操练，也算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她连自己操练都没有过，那可不是三天不练手生，三天不唱口生？

她见我老爸慢慢地解扣子，她也在那里担心，怕自己这些年老了，丑了，不能引起他的冲动了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两个憋包子就在那里各怀鬼胎，自己吓自己，一个担心自己的能力，一个担心自己的“媚力”。最后，我老爸无论怎么慢，把所有的扣子全解开了。他自己脱自己的衣服倒是“飞”字加个“快”字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自己弄得像真理一样“赤果果”的了。

古人打仗是披挂上阵，今人打仗是 un- 披挂上阵，这两人许久没有打过仗了，这一打，就直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N 个回合下来，仍不分胜负。

我老妈气喘吁吁地问：“你怎么——这么——硬？”

我爸听见我妈夸他武器精良，不免沾沾自喜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也问一句：

“你怎么——这么多——水？”

我妈老实坦白：“在产卵。”

我爸喜出望外：“真的？那今天就可以做出一个小 baby？”

“靶子是在那里的，就看你射不射得中了。”

我老爸说：“听说做的次数多，就生女儿；次数少，就生儿子。你想要女儿还是儿子？”

我老妈说：“听说女的有高潮就生儿子，没高潮就生女儿。你想要儿子还是要女儿？”

我老爸说：“我都想要，一儿一女。”

我老妈说：“我都想要，儿女双全。”

我老爸喜眯了眼，建议说：“那我们就多做几次，次次都做到 high，好不好？”

我妈自然是没有意见，心想你欠了本地主老爷这些年的租，今天给我连本带利地还来，罚你把荒芜多年的生田种成高产稳产田，要旱涝保收，亩产千“金”——或者儿子。

黄版忽悠（2）

真可谓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具体到我们蝌蚪的 case，那就是“一蝌功成万蝌亡”，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弟兄，才总算有一蝌登上了宝座，那就是“本科”。

只能说本蝌运气好了，因为老黄对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是一射同仁的，但总不能说几亿个兄弟全都钻进 egg 里去吧？所以竞争是激烈的，伤亡是惨重的，一路上，掉队的，牺牲的，灭亡的，不计其数。

当我在那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的时候，我爸我妈也没闲着，正在讨论如何给我一些外部援助。我老爸怕压着我妈，想翻身下去，我老妈说：“不要动，就这样，把它们都堵在里面。”

我老爸问：“像个橡皮塞子一样？”

我老妈“扑哧”一笑，橡皮塞子“扑哧”一飞，我被一股逆流冲刷，直向下游流去，差点前功尽弃。我妈赶快叫：“拿枕头来——”

我老爸给我老妈垫个枕头。

“再来一个！”

又来一个。垫了两个枕头，那股强大的逆流才转换方向，我终于扭转了乾坤，继续向着我的目标进发。这回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“高枕无忧”。

我一路遥遥领先，坚持到最后，终于看见了那个我渴慕已久的 egg，真是个庞然大物啊，比我们蝌蚪不知大了多少倍，难怪我们只能搞蝌海战术，广种薄收，以多取胜。

这会我又变成了“钻科”，我一头扎进 egg，再摇动我的尾巴，钻呀钻，钻呀钻。这一点，倒是颇得我老爸之风，他看见我妈的时候，也只有一个心思，只想一头钻进去，温暖如春，舒适如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爸我妈又开始移山填海，又是几亿个兄弟冲锋陷阵，全军覆没。这回我老爸再不敢讲笑了，老老实实做个革命的橡皮塞子。

他们这样兢兢业业，当然是因为不知道我已经得手了。不过也好，这

egg 也够宽敞的，再住三五个兄弟也不嫌拥挤，我也想有几个邻居，大家好有个照应，平时走动走动，也热闹一些。

可惜我那些“后蝌”兄弟们一个个都是英雄末路，屡战屡败，虽精神可嘉，怎奈命运不济，只能望卵兴叹，死不瞑目，而我也就只好一人独居，做个钻石王老五先。

我太奶奶见她的宝贝孙子昨日带了一个闺女回来，心里好生高兴：谢天谢地，我那憨包孙子总算弄了个媳妇回来了。这孩子，从小就不擅言辞，当年跟人草草姑娘比赛背诗，人家一张小嘴，叽哩呱啦就背出一首“白日依山尽”来，我孙子却连句末一个“尽”字都说不清楚。这些年，我真怕他笨嘴拙腮，糊弄不到女孩子，打一辈子光棍。

其实我爸嘴不笨，腮也不拙，就是有些“害丑”，当年我爸不是不会背那诗，而是不肯背那诗，那诗多黄啊，你叫我老爸怎么说得出口？

我太奶奶高兴了一阵，就开始担心她孙子的身体：可怜我的乖孙，这些年熬得惨哪，这下捉住一个，就发了狂地恶补，要是把自己累垮了咋办？房事最忌“早就早一顿，涝就涝一顿”，这样暴饮暴食的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我看那丫头是属妖精的，水蛇腰，弯的那叫一个狠，直弄得前突后翘。人说这“屁股不大只管翘”的丫头，极擅房中术，都是迷死人不抵命的。我孙子落到这个丫头手里，那还不得累垮了？

我太奶奶见日上三竿了，她孙子还没露面，生怕她孙子一命呜呼了，就扶着楼梯慢慢下到地下那层，在我老爸的门上敲了两敲。

我老爸正聚精会神地做着革命的塞子呢，听到敲门声，吓了一跳，以为风化警察扫黄来了，慌忙问：“谁呀？什么事？”

我老妈也吃了一吓，以为我爸的那啥 ABC 找上门来了，吓出一身汗来才想起自己就是那所谓 ABC。

我太奶奶说：“弟弟，早饭准备好了，起来吃一点再——睡吧——”

你莫看我老爸在别人面前是个棉花包，在家里人面前，还蛮敢发虚诈呢，他当即就抱怨说：“奶奶，别人还在睡觉——”

“宾个”别人？就是他自己，不过我老爸的家乡话，别人就是自己，自己不是别人。

我太奶奶一听我爸那声音，似乎还没到精断气绝的地步，就放了心：“你睡，你睡，我不打搅你们了，只是告诉你们一下——”

我爸我妈回头又睡了一折，实在是有点饿了，我老爸才起了床，漱洗一番，跑到一楼的厨房去找吃的，然后就用个大 tray 端到房间来，不许我妈穿衣服，叫她就坐床上吃，吃完两人接着睡。于是我老妈就匆匆漱洗一下，两人吃了一个亚当夏娃情侣套餐，接着再睡。

那几天，我爸我妈懒得出门，也很少到楼上去，就腻在他们那间“昏房”里，从早“昏”到晚。只在全家聚餐的时候，两个人才跑到楼上去，跟广大人民群众见个面。

我妈又像从前一样，脚跟脚，腿跟腿。不过这次不是在导师家了，我爸的色胆就比较大了，走哪里都牵着我妈的手，坐在沙发里看电视，两个人就像连体婴儿一样，粘在一起。几个老家伙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又没钱给他们做分割手术，只好纷纷退场。这两人所到之处，竟如入无人之境，除了他俩，就只剩下一地鸡皮疙瘩。

且说我自那刻钻进 egg 之后，就被人们称为“受精卵”了。我这颗受